



典藏房龙

(美) 房龙 著

艺术

赵骞 赵栩 译

Van Loo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典藏房龙

(美) 房龙 著

艺术

赵骞 赵栩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 / (美) 房龙 (Van Loon, H. W.) 著; 赵骞, 赵栩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0. 6

(典藏房龙)

ISBN 978 - 7 - 200 - 08293 - 7

I. ①艺… II. ①房… ②赵… ③赵… III. ①艺术史
—世界—通俗读物 IV. ①J110.9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5453 号

典藏房龙

艺 术

YISHU

(美)房龙 著

赵骞 赵栩 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90 × 1240 32 开本 10 印张 264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0 - 08293 - 7/J · 537

定价:28.9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总序

房龙的书——美国历史写家的中国经典

朱子仪

对亨德里克·威廉·房龙（1882—1944）无须多加介绍，他的书的中译本早已铺天盖地。关于他的生平，在这里只需要简要说说以下五点。

第一，房龙是移民作家。出生于荷兰的他求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在慕尼黑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加入美国国籍，娶了一位美国上层社会的小姐为妻。英语并非他的母语，他说英语始终带着浓重的荷兰口音，但他却用英文写作并成为著名作家。他在美国成名，但骨子里仍是欧洲人。只是当纳粹瘟疫横扫欧洲，隔绝了他与欧洲的联系之后，他才明确地称自己是美国人。

第二，房龙是多产作家，自处女作《荷兰共和国的衰亡》到去世后出版的《未完成的自传》，他连写带编带画完成了40多本书。如此之高产，授予他“写家”的称号当之无愧。从书的内容看，房龙主要是“历史写家”。

第三，房龙是畅销书作家。做畅销书本来就不易，把历史做成畅销书在当时的出版界堪称奇迹。房龙的书名列畅销书榜的有《人类的故事》、《房龙地理》、《艺术》等，其中《人类的故事》

共印了32版。

第四，房龙是坚定的人文主义者。正像欧美文学专家钱满素女士所概括的，贯穿房龙著作的精神是“理性、宽容和进步”，“他的目标是向人类的无知与偏执挑战”，“他采取的方式是普及知识与真理，使它们成为人所皆知的常识”。他以一本《我们的奋斗》向希特勒公开宣战，历史学家的预见和责任感促使他成为反纳粹的斗士。

第五，房龙讲究文化品位和生活情趣。知识修养自不必说，他颇有画瘾，会拉小提琴，喜欢社交宴饮活动，谈吐风趣，交友广泛。个人的品位和情趣，决定了他的书通俗但不媚俗的文化层次和耐人寻味的文化意义。

写历史书的美国作家肯定不少，美国读者为何选择了房龙？因为当时的美国人需要在情感上拉近与旧大陆（欧洲大陆）的关系。尽管他们时常为大洋隔绝开那个大陆而感到庆幸——那里的麻烦不会蔓延到“独立”的美国，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在全球的地位正因它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而进行着重塑，美国人自觉或不自觉想重新找回与旧大陆的精神联系。读书界迫切需要一位甚至多位称职的沟通者和引导者脱颖而出。于是他们选中了房龙——一个有深厚欧洲背景的美国作家，一个能把欧洲历史文化讲述得生动活泼、趣味盎然的学者。

房龙的使命并不轻松，大题材、大信息量、以青少年读者为对象（其实大批成年读者都在读他的书）、图文结合、语言风趣是读者给他作品的基本定位。符合这个基本定位的书就畅销，如《人类的故事》、《房龙地理》、《艺术》。偏离这个定位的房龙作品往往受到读者的怠慢。作为精力充沛的多产作家，他一而再地去尝试拓展新的空间，从传记小说、寓言漫画书到政论著作，却

一次又一次被迫回到原先的定位上。表面上是出版商的销量问题，但就房龙这样的历史作家而言，销量多少倒是真切地折射出读者对其作品的认可程度。他内心既要装着读者的需求，又要装着自我表现的欲望；不顾前者他的书就没了畅销的前提，缺乏后者他的书就丧失了生命力。他那几部名作的诞生都是在两者之间找准平衡点的范例。

时隔40年，中国读者为何仍选择房龙？因为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今天，中国处于跟当时美国相似的境况之中。中国要摆脱长期与西方世界隔绝的状态，努力要在经济和文化方面融入世界。以往对西方文化关注的缺乏就凸显了出来，政治风向标下的片面阐释严重妨碍了中国与外部世界进行实质性的沟通。尽管以时尚内容为代表的欧美表层文化在中国“抢滩”，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传达的文化内容却支离破碎，无法在中国人面前拼凑出西方文化比较完整的图景。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中国读者很偶然地重新发现了房龙。

第一次对房龙的发现是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几乎每一部房龙较重要的书问世，都能在当时的中国听到反响。郁达夫为《古代的人》（即《文明的开端》）中译本作序，认为房龙文笔的魔力在于将文学家的手法拿来用于讲述科学。曹聚仁多次强调《人类的故事》对他的吸引力，除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再没有别的书这么吸引他了。《万能的人》（即《奇迹与人》）中译本序言中指出房龙的这本书是“我国人民的暮鼓晨钟”，“在不注意发明的中国，把这本书译过来是对症下药，特别相宜的”。徐懋庸在《申报》发表杂感热情推荐《房龙地理》，称他是把这部书当小说来读的。这部大书竟有三种中译本几乎同时问世。《圣经的故事》中译本特地刊登房龙给译者的回信。当时已54岁

的房龙在回答“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时指出：“主要是因为我痛恨虚度时光和徒劳无益的暴虐。由于这两种令人不快的品性都产生于愚昧无知，我便想写书给普通男女读者和孩子们看，他们会从中学到他们所处世界的历史、地理和艺术方面的背景知识。我并非一门心思要把历史通俗化，我更注重的是使历史‘人性化’……”

房龙的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译介，到了80年代现成地拿来是再自然不过了。选择房龙而不是外国别的历史作家有其一定的偶然性。但这种“拿来”不是仅供一时的怀旧或临时的将就，而是“热读”和“热销”了近30年，这样一来偶然中就有其必然了。房龙的作品浅显而不肤浅，坦诚而不偏执，生动风趣而不故弄玄虚。人们从房龙书中体味到的文化情感和历史感受，学究式作家同样大部头的作品根本无法企及。因此，中国读者对房龙的青睐，恰好证明他的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通向西方历史文化的入门渠道。他将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历史地理以“人类的故事”、“人类的家园”为线索来贯穿，异常开阔的眼界令习惯于闭门思考的中国读者深受感动，因为在这个线索之中，中国的历史文化天然地纳入了人类发展的脉络。他对宽容的呼吁，凝聚了他对西方漫长的不宽容历史的反思，这种呼吁在中国读者对历史和惨痛经历的回眸中更是赢得了强烈的共鸣。一家美国报纸在刊登房龙去世消息时，用的标题是“历史成就了他的名声”；而在中国读书界，历史成就房龙的书成为长盛不衰的经典。

尽管房龙一生都处于出版商的追捧之中，但这位作家的价值不只是商业方面的。正是他让无数的人走进了原先他们不敢奢望走进的高雅文化和异域文化的殿堂。他甘心充当热心的向导，你从他嘴里听到的不是预先背出来的干巴巴的解说词，而是一个接

一个生动的故事。说到兴头上，他就边讲边画，寥寥几笔，就足以激活你的想象力，启迪你深层次的思考。原来历史也有如此活泼的个性！房龙作品的许多读者都这么惊叹过。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希望能拉近自己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信任自己，彼此视为亲密的朋友。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视这种愿望为奢望。他们无法做到的，房龙却做到了。凡读过房龙作品的，都会对他那一见如故、亲和坦诚的姿态留下深刻的印象。

1999年至2001年，北京出版社分两批推出共14册（收入17种著作）的《房龙文集》，在房龙著作出版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大手笔，为读者摆下了一桌房龙原汁原味的人文主义盛宴。如今他们又对房龙的作品进行重新整合和精心挑选，补入慷慨激昂的政论《我们的奋斗》和情趣盎然的房龙手绘画集，推出一套能体现作家完整著述人生和人格特征的《典藏房龙》。这次对房龙著作的重新整合走的是容易读、喜欢读、值得读的“亲民”路线，把厚书变薄书，把丛书变精致，使之更加符合如今读者的阅读习惯。这无疑是中国众多“房龙迷”的一大幸事，也是近30年中国房龙著作出版的一座新里程碑。房龙会很高兴，因为这恰恰是要把房龙一贯的做书理念发扬光大。

作为《典藏房龙》丛书热心的推荐者，笔者自认为跟房龙缘分不浅。

首先，是“房龙”这个名字引领我迈进了文学翻译的门槛。我翻译的第一本书是房龙创作的传记小说《伦勃朗的人生苦旅》，接着又译了房龙未完成的自传和房龙之子写的《房龙传》，还编译了《房龙精选集》，从此在译书的路上一发而不可收，梭罗、库切、卡波特、多丽丝·莱辛……这一连串文学界闪光的名字，成为我艰辛“译路”上的一个个驿站。

其次，是房龙启发了我做书的理念，是房龙示范了一种品味历史文化的方式。虽然我画不出房龙那样生动活泼的插图，但我编写了一系列图文并茂的品味西方文化的书。像房龙那样，这些书力求能循循善诱地为读者引路，而不是板起学者权威的长脸一味灌输。

再次，由房龙引出了我对这位也许是“不入三教九流”的通俗历史作家的一通学术追索。我认真地研究起专写非虚构畅销书的房龙。于是就有了《房龙与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出版界》、《品尝老房龙的人文主义盛宴》、《房龙四题》、《房龙：大象风格的历史作家》一系列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没想到从《房龙文集》到《典藏房龙》，十年构成了一个循环。随着《典藏房龙》进入北京出版集团公司的议事日程，我在协助策划这套丛书的同时，还受命翻译《我们的奋斗》和编写《房龙手绘画》。我感觉又回到“初识”房龙的那个时候，仿佛找回了当时“初生牛犊”的激情。尽管向希特勒宣战的房龙没有心思为《我们的奋斗》画一张插图，但我却不由自主地要做出了一本充满图片、历史感、可掬可捧的《我们的奋斗》。把房龙的书做成意味隽永的经典……也许这是我发自内心地对房龙的感恩吧。

（朱子仪 1962 年出生于上海，资深文化品评作家和实力派翻译家，现在北京语言大学任教。近期著作有《西方的节日》、《纽约老房子的故事》、《欧洲大教堂》，译作有《房龙传》、《梭罗日记》、《蒙田随笔》、《我们的奋斗》、《达利的骗局》、《幸存者回忆录》等。）

前 言

那是一段难以忘怀的时光，我们漫游在这个曾经伟大、辉煌的共和国的国土上。可是在一个特别的早上，我们突然发现一切既不伟大也不光荣。我们居高俯瞰时，看见的只是单调、乏味，周而复始的循环。即使但丁笔下的地狱也比这里有些许生气。

几分钟前，火车突然停下来，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没人知道、没人关心。在大雨和泥泞中，火车时缓时疾，长驱而行。车窗外是一片片褐色的荒凉的土地，一堆堆散发着腐烂气息的玉米秆。那一望无际令人绝望的数百里、数千里的前方道路，正如一幅展开的死气沉沉的画卷。

距铁道约 200 码处，有一栋房屋。那是一栋简易又普通的房子，就像我过去 24 小时里所见到的所有农舍一样，显得很破旧，需修缮一番。它显然出于一位憎恨完美的工匠之手，这情形就如同一个教堂执事对罪孽熟视无睹的结果一样。

那栋农舍跑出两个孩子，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他们大约 12 岁或 14 岁，表面很难看出实际年龄。他们的穿戴一点也不时尚，戴着毛帽子，围着大围巾。帽子、围巾都是鲜红的毛织品，连手套也是毛线的，编织的随意又不精致，以致远远望去都能感觉到这样的穿着少了一点关爱。但它能挡风御寒，很实用。其实不用多花钱，只是略为注重点技巧，这些毛织品就会漂亮得多。

小男孩和小女孩在泥泞的地上跑着，跑到铁轨上停下来，好奇地盯

着火车，这个庞然大物在他们眼中太神奇了。火车像一根链条，把生活在这儿的人们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这里的人们在淡红色的灯影下，围着圆桌吃着热腾腾的烤饼，妇女们穿着五颜六色鲜丽的衣服，男人们坐在一起高声谈笑，他们能花一小时谈论一本书或一盘棋。这里的每件事都显得那么温情、温馨，没有残忍的欺诈，没有功利的烙印。

据我观察，这两个孩子没有亲眼目睹过高大壮美的东西，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奇迹是可以发生的。因为孩子对所有使他们的生活变得美好、迷人、有趣的事物都会表现出非凡的好奇心。因而，这列火车会充满他们的心房，以至于有朝一日（不管是眼前还是将来）他们无疑会走出这称之为家的穷乡僻壤，脱离命运强加给他们的绝望环境，去寻找更好、更崇高、更能满足心灵需求的世界。

想到这些我为他们难过。突然，我发现了开始没有注意到的情景：那个戴红帽、围红围巾的小女孩手中紧紧抓着一个蓝色夹子，那是当时孩子们图画课用的画夹；而戴红帽、围红围巾的小男孩则手提着一个很有光泽的黑色小提琴盒子。

对刚才发生的一幕，我不厌其烦地详尽描述着，可能也就是这些了，因为此时火车长鸣三声，待司闸员上车后，车轮在轨道上缓缓滑动起来。我们再一次重新上路，向着更加荒凉、孤寂的前方驰去。荒凉、孤寂越发显示出这个世界的一种悲壮的美丽。

我回首望去，那两个红色的小点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在过去的20年里，为写一本艺术方面的书，我收集了许许多多的资料，立志要专门为艺术写一卷。但我迟迟没有勇气动笔，因为总有一种思绪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在这部书里我要表达什么“明确的思想”，我要为谁写作？

有一点我是明确的，我不打算写成一本艺术的教科书，那样会使读者沉迷在学术专著中。学生已有读不完的论文和学术著作，有10卷本的分类目录，20卷手册，30卷豪华版本，那里有描绘和阐述过去、现在以至将来的艺术大师的作品，其中包括素描、油画、蚀刻画等。同时我也

不想站在艺术家的立场上为他们写作。如果他们是优秀的艺术家，他们会忙于自己的事业，而无暇读这样的书；如果他们是平庸的艺术家，那么这类书会引诱他们继续劳而无功地操作，到头来浪费掉时间、金钱和精力。

我的书也不打算写给那些对艺术怀有浓郁兴趣，把艺术作为工具陶冶情操的可爱女士们，以及她们尊敬的先生们。这些人并不知艺术为何物，但他们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他们不必细读我的作品，因为书中的字句无助于他们灵魂的安宁和精神的愉悦。

我忽然心头豁亮，终于找到了“明确的思想”。我清楚了自己要写成一本什么样的书以及要表达什么。我下决心完成这项工作。我要为那两个孩子写作，为那两个身着红衣红帽的孩子写作。他们一个提着一把小提琴，一个拿着一个画夹，看见火车从他们身旁疾驰而去，黯然神伤，眼中充满了渴望。匆匆的火车把他们抛在身后，鸣叫着奔向远方……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目 录

前 言 / 1
1 绪 论 / 1
2 史前人的艺术 / 17
3 埃及艺术 / 29
4 巴比伦人、迦勒底人和苏美尔人的家园 / 48
5 海因里希·谢里曼 / 61
6 生存的天赋 / 71
7 伯里克利 / 96
8 源于希腊的收藏 / 105
9 从亚洲飘来的温馨生活 / 109
10 犹太人 / 122
11 早期的基督教艺术 / 124
12 科普特人 / 133
13 拜占庭艺术 / 136
14 俄罗斯 / 148
15 中世纪的波斯 / 154
16 罗马风格时期 / 161
17 哥特式艺术 / 180
18 文艺复兴精神 / 196

- 19 佛罗伦萨 / 217
- 20 美洲 / 225
- 21 小天使 / 236
- 22 巴洛克风格 / 238
- 23 法国宫殿 / 244
- 24 洛可可风格 / 250
- 25 再论洛可可风格 / 258
- 26 中国、印度和日本 / 265
- 27 庞贝城、温克尔曼和莱辛 / 287
- 28 大混乱：1815—1937 / 292
- 29 庇护所 / 296

1 绪 论

什么是艺术？什么是艺术家的特性？什么是艺术的困惑？以及其他可能永远得不到答案的问题。

艺术是人类共同的追求。

这一点，我们大家的看法恐怕一致，不会引起争论。

然而，当我说“艺术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也有可能面临另一种被人误解的危险，以为艺术（音乐、绘画、雕塑和舞蹈）有点像通用的语言一样，能够为世界各地所有人接受和理解。

其实艺术的感觉是因人而异的。

在楼上的书桌前，我听着巴赫^①的 G 小调赋格，如同享受天籁一般；而这对我的夫人，就像听到一阵阵噪音，用不了几分钟，她就会拿着这本书的手稿到楼下去誊清，远远地躲避令她心烦意乱的琴声。

弗朗士·哈尔斯^②或伦勃朗^③所作的肖像画，可以让我惊讶不已——确实难以想象这些平凡的血肉之躯，仅仅凭几种颜料，凭一块画布和一支秃笔，居然能表现出具有那么多内涵的东西。但是，同一幅肖像可能在另一个人看来，不过是一片乱糟糟的颜料组合而已。

① 巴赫（1685—1750）：德国作曲家、管风琴家，出身于埃森纳赫音乐世家。

② 弗朗士·哈尔斯（1580—1666）：荷兰肖像画家和风俗画家。

③ 伦勃朗（1606—1669）：荷兰伟大的画家。

记得我小时候，我的一个叔叔买了一小幅凡·高^①的速写。由于凡·高在当时不幸被人们认为是异己分子，这事竟然引起了左邻右舍的强烈不满。可就在去年（1936年）冬天，凡·高的几幅作品在美国展出时，引起巨大的轰动，观众们都拥向展馆，纽约市的主办者不得不向警察求援，来维持秩序。

同样的道理，西方花了几百年时间才意识到，原来中国的绘画与欧洲的绘画同样出色，隽永美丽，而且在某些方面远远超过西方绘画。

巴赫的莱比锡主人面对他的音乐作品常常摇头叹气。莫扎特^②的旋律也曾让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抱怨复杂难懂，而瓦格纳^③的著名乐章甚至有过被赶下台的经历。阿拉伯或中国的音乐，让本国国人欣赏起来，陶醉不已，而我就不行。

因此，谈论艺术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即艺术的普遍性问题，这里指的是艺术没有国界；全人类都在进行着自己的艺术创造，并且不受时间的限制。

艺术与人类同生，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艺术，就像人生下来就有鼻子有眼，知道饥渴。在澳大利亚最偏僻地区，原始土著人不知道怎样建筑房屋，制作服装，他们的智力也许就像与他们相伴相随的动物一样。但是，他们却拥有自己颇具意味的艺术表现方式。据我所知，我们会接触到不懂宗教的民族，但从来没有发现哪一个民族——不论他们离文明中心多么遥远——会完全没有他们自己的艺术。

这就是我所说的艺术是人类共同的追求。

所以，当我撰写这本书的时候，第一章先写欧洲还是中国，先写毛利人^④还是爱斯基摩人，并不重要。

不过在开始之前，我想给大家先讲一个故事。这是我在一本中国古

① 凡·高（1853—1890）：荷兰伟大的画家。

② 莫扎特（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主要代表。

③ 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

④ 毛利人：即新西兰土著居民。

书中看到的，确切地说是一部翻译过来的书（非常遗憾，中文为那么多人所使用，而我却一窍不通，现在又年事已高，想学也学不会了）。故事是这样的：

老昆^①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他把自己的学生叫到面前，想最后再看看他们，在自己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为他们祝福。

于是，学生们在工作室见到了这位老画家。像往常一样，他还坐在画桌前，不过显得非常虚弱，连画笔都很难握住。学生们请他坐到躺椅上，那样会舒适一些。然而他摇摇头，对他们说：“这些笔，这些颜料，多年来像忠实的伙伴一样伴随着我，即使我生命将尽，也难以和它们分开。”

学生们在他面前跪了下来，聆听老师的教诲。不少人忍不住悲哀，毫不掩饰地抽泣起来。老昆惊讶地看着他们，说：“怎么啦，孩子们。你们是来赴宴的啊！我邀请你们是来分享一种人生的经历，这是一个人最后的感受，不是平时能体验到的，不要伤心，你们应该高兴才是。”

老昆微笑着说完，学生们很快用他们的丝绸长袖擦干了泪水。其中一个学生说道：“我敬爱的老师，请原谅我们的脆弱。可是我们一想到你坎坷的一生，心中就有说不出的忧伤。你没有妻子为你痛哭，没有儿女为你送终和敬香守灵。在漫长的一生中，从日出到日落，你总是在默默地辛勤工作，相形之下市场上那些污浊的奸商不劳而获，大量囤积财富，你却一无所有。你用自己的双手向人类奉献着，可人们却悄然收下，心安理得，并不关心你的命运，你说这样公平吗？上帝向你表示过同情吗？我们是一群继承你事业的后来者，很想问这样一个问题，你作出这么大的牺牲值得吗？”

听完学生的话，老昆慢慢抬起头，脸上泛出一个胜利者凯旋时自豪的神情，他回答说：“这是公平的。我所得到的已经远远超过了我的期望。是的，我无亲无故，独自在世上100年，常常食不果腹，衣不御寒，

① 老昆：出处无可考，疑是房龙虚构的一位中国画坛先贤。